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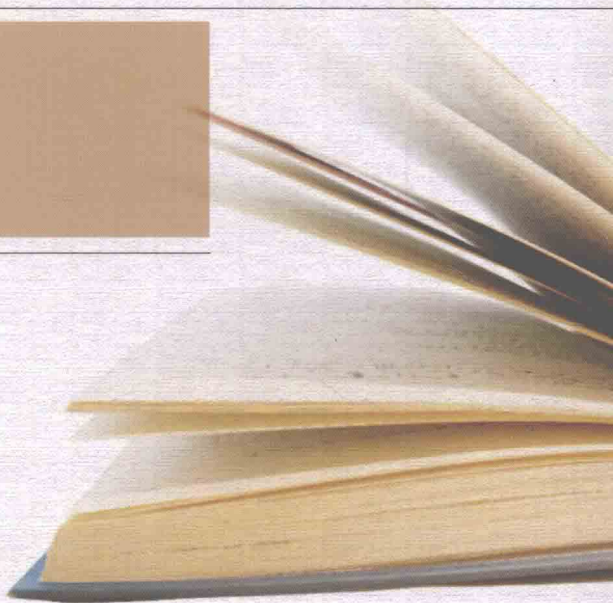
杂文理论评论书系之五

刘成信 王 芳◆选编

现代经典杂文浅识

XIAN DAI JING DIAN
ZA WEN **QIAN SHI**

刘成信◆编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杂文理论评论书系之五

刘成信 王 芳◆选编

现代经典杂文浅识

刘成信◆编著

藏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经典杂文浅识 / 刘成信, 王芹选编. — 长春:

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0.9

ISBN 978-7-206-07040-2

I. ①现… II. ①刘… ②王… III. ①杂文-文学评论-中国-现代

②杂文-文学评论-中国-当代 IV. ①I207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8101 号

现代经典杂文浅识

编 著:刘成信 王 芹

责任编辑:刘文辉 封面设计:孙浩瀚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9.125 字 数:200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7040-2

版 次: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写在出版前

刘成信

2003 年以来，不断有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（其中多是大中学生）给《杂文选刊》编辑部来信，要求对其“精品卷宗”栏目进行调整，即建议该栏专选现代经典杂文，并加进评点。当时编辑部同志多次讨论，觉得此建议很有意义，此举不仅对现代杂文在青年们中间传播大有裨益；且对当前杂文创作也有借鉴、继承的价值；尤其是对我们拟建设杂文理论、评论体系颇有意义，它应成为计划中的“杂文理论评论书系”的一种；于是，决定采纳这个意见。

但是，谁来“确定”经典篇目？谁来作评点？这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。因为，既然称作经典，就应该是约定俗成的优秀作品，而且，评点，也不能像教师讲课那样分出主题、段落大意、解词、艺术特点泛泛地讲解。所以，从 2003 年到 2005 年一直未定下来，直到两年之后，大家一致要我承担这项任务，对此，我亦惶惶然，不能再推了，于是，从 2006 年起试着做起来。

现代杂文我能收集到的，大约有三四百万字，我本身还有其他必须每日都做的工作，于是只好抽暇能读一篇读一篇，能读两篇读两篇，先从自己较熟悉的篇什读，尽量将自己手头的几十部现代杂文（有些是重复的）逐一读下来，从中进行筛选。

我选文的原则有五条。

一是以文选文，不论是令人景仰的先贤，还是被批判甚至被定

性否定的人物，只要其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，确是达到了经典标准，即选；二是文人打笔仗的不选，不论其作品艺术性多高，时过境迁，他们若活着到今天，说不定还是朋友呢；三是必须对今天的读者有明显启迪、认识、教育作用的；四是其选题较特殊，艺术表现手法有特点者；五是有艺术生命力、有可读性者。

从2006年1月起，这些文章在《杂文选刊》(上版)发表，到2009年末，共选五十篇现代经典杂文，我也写了五十篇评点。顺序是按《杂文选刊》发表时间排列的，作者简介参考了多种版本的有关图书综合而成。由于是有赶任务的性质，加之自己水平有限，不当或错讹之处还企盼各位读者和同好友人批评、指正。

2010年4月18日于长春寓所

目 录

两个笑话	杜重远/001
笑不出来的“笑话”	/003
——读《两个笑话》	
蜂刺	令狐畏/006
奇闻——奇文	/007
——读《蜂刺》	
“国字”的奥妙	舒 芜/010
何以神经质?	/012
——读《“国字”的奥妙》	
说冒骗	郁达夫/014
冒骗未有穷期?	/016
——读《说冒骗》	
吃茶文学论	阿 英/019
文人的歪门与正道	/022
——读《吃茶文学论》	
美国人与中国官	储安平/024
站得高才能看得远	/026
——读《美国人与中国官》	
变	小记者/029
高瞻远瞩 言简意赅	/030
——读《变》	

广告摘要	廖沫沙/033
见怪不怪的“景观”	/035
——读《广告摘要》	
论拍马	聂绀弩/038
官场一绝	/040
——读《论拍马》	
再论雷峰塔的倒掉	鲁迅/043
先驱者的呼唤	/047
——重读《再论雷峰塔的倒掉》	
看热闹	柯灵/050
看热闹也是国民性	/052
——读《看热闹》	
官	臧克家/055
官与仆	/059
——读《官》	
“满意”和“写不出”	孙用/062
文艺家的艺术良心	/064
——读《“满意”和“写不出”》	
卧着拿薪水	邹韬奋/067
如何拿薪水	/069
——读《卧着拿薪水》	
《人世百图》后记	靳以/072
序跋亦杂文	/075
——读《〈人世百图〉后记》	
当了丫头还斫头	孟超/078
谁来掌控你的命运	/081

——读《当了丫头还斫头》	
寻梦	巴 金/084
追求无终止	/088
——读《寻梦》	
无花果之什	林 林/091
凝练精警 以一当十	/093
——读《无花果之什》	
中国人的心理	马相伯/095
关乎民族素质的基因	/097
——读《中国人的心理》	
林冲的投名状	孔另境/100
损人利己者诚	/102
——读《林冲的投名状》	
韩康的药店	聂绀弩/105
博大精深是杂文作家思想的高境界	/112
——读《韩康的药店》	
吹牛的妙用	庐 隐/115
给读者一点空间	/118
——读《吹牛的妙用》	
捏住鼻子说话	陈西滢/121
迷信，未曾停止	/123
——读《捏住鼻子说话》	
差不多先生传	胡 适/126
薪火相传 必酿苦果	/128
——读《差不多先生传》	
口中剿匪记	丰子恺/131

神来之笔	/134
——读《口中剿匪记》	
好聪明的北平商人!	刘半农/137
举一反三看当今	/140
——读《好聪明的北平商人!》	
蛀虫与中国	章克标/143
蛀虫还在繁衍	/145
——读《蛀虫与中国》	
怎样纪念屈原	施蛰存/148
我们了解屈原吗?	/151
——读《怎样纪念屈原》	
求官六字真言	李宗吾/154
封建毒瘤一支	/157
——读《求官六字真言》	
鬼趣图	唐 弢/160
人与鬼之异同	/162
——读《鬼趣图》	
讲价	梁实秋/165
滥觞于“讲价”的谎言文化	/168
——读《讲价》	
这种虫	李广田/171
“这种虫”式的专“家”于世何益?	/173
——读《这种虫》	
论踢屁股	林语堂/176
踢屁股之哲学	/179
——读《论踢屁股》	

公共汽车	王了一/182
社会的缩影 时代的呐喊	/185
——读《公共汽车》	
听谎有瘾	张恨水/188
卖方与买方	/189
——读《听谎有瘾》	
中国的人命	陶行知/193
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	/195
——读《中国的人命》	
吉诃德的时代	瞿秋白/198
作家的成果与国人的素质	/200
——读《吉诃德的时代》	
我们需要杂文	丁 玲/204
一杆大旗 一篇宣言	/207
——读《我们需要杂文》	
“今天天气好呵!”	叶圣陶/211
说话的艺术与言论的环境	/213
——读《“今天天气好呵!”》	
幽默的叫卖声	夏丏尊/216
见怪不怪我独怪	/218
——读《幽默的叫卖声》	
洪水与猛兽	蔡元培/221
两个比喻 一个真理	/223
——读《洪水与猛兽》	
考而不死是为神	老 舍/226
幽默的苦笑	/228

——读《考而不死是为神》

论说谎政治 吴 晗/232

谎言的破产 /235

——读《论说谎政治》

议员多变财政官 邵飘萍/238

国会、议员及其他 /239

——读《议员多变财政官》

论蒋干 黄 裳/241

杂文可以这样选题 /244

——读《论蒋干》

赞美和攻击 高长虹/247

人生质量的密码 /249

——读《赞美和攻击》

还是杂文的时代 罗 烽/252

讳疾忌医与厌恶杂文 /254

——读《还是杂文的时代》

劝人读经 沈从文/257

损人利己者戒 /259

——读《劝人读经》

碰伤 周作人/262

话语表演与舆论高地 /264

——读《碰伤》

野百合花 王实味/268

献上一束圣洁的野百合花 /276

——读《野百合花》

两个笑话

杜重远

听说这个年头儿，在报章杂志上，最流行的是幽默文章。可惜记者是个埋头于实业的人，没有名流学者文人墨客那种闲情逸致，所以简直不懂什么幽默和不幽默。只是记者跑过不少地方，见过不少世面，就拿平时见闻所得，讲几个笑话，替读者们劳作之余，解解闷儿罢。

笑话年年有，今年格外多，不过有许多笑话，是不好随口讲出来的。现在我就讲两个没有多大干系的官场笑话罢。

据说从前长江某省，有一位督军，他虽出身行伍，而且尚识丁。某日，来了他的一位老乡，向他讨差使。他应允后就下了一道手谕。这位老乡欢天喜地的说完了“栽培”“赏饭”的一套谢恩的话后，回到旅邸，静候佳音。不料不多时，来了一群纠纠武夫，竟把他捆绑着，捉将官里去。这位老乡愁眉苦脸，大叫其冤。后来经多方奔走探听，才知道是一场误会。原来那位督军大人的手谕“派到副官处”的“派”字误写了个“抓”字，部下才不问皂白，把这位老乡捉到副官处去了。

东北接近日俄，所以日俄的语言，每人都会说几句。譬如日本的“阿力阿豆”（谢谢），“八格牙鲁”（混蛋），这两句话差不多尽人皆知，东北某老将军当然聪明也不在人下。一天，日本总领事宴

请中日要人，实行亲善。某老将军也被列上宾，席间觥筹交错，宾主言欢，倒也非常热闹。宴毕告辞，照例客人要对主人表示一点谢意。老将军心花怒放，要来一句洋话，可是老态龙钟，又多贪了几杯美酒，竟把“八格牙鲁”误记为“阿力阿豆”。所以临别握手的时候，向每个日本人都是道一句“八格牙鲁”，骂得日人目瞪口呆，莫名其妙，对看多时，只得自认晦气。这一事便在东北永成笑柄。

这是两个笑话，但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笑。因为在目前，登坛祈雨的主席，算命批字的县长，制造红丸吗啡的委员，到处都有着。我们那位督军，不过因为欠读通了些；我们那位将军不过因为没有学好番话，闹这些笑柄，自然是很平常的。但是当代的名流学者，东西洋的归国留学生，开口谈民主独裁，闭口谈三民五权，却不知道中国的大官，是怎样地幼稚糊涂，连粗浅的常识都没有，怎样能叫他们来担当救国大计。所以我这两个笑话是未始不足以供参考的。

【原载 1934 年 3 月 3 日《新生》第 1 卷第 4 期】

笑不出来的“笑话”

——读《两个笑话》

现代杂文作家杜重远先生于1934年创作的《两个笑话》，迄今已被选入多种杂文读本，这篇杂文表面看来没有新奇的艺术构思，没有别出心裁的结构，也没有俏皮华丽的语言，更没有吊人胃口的悬念，然而却能在面世七十年之后，让人们读起来饶有兴味，且浮想联翩，耐得住咀嚼。

是两个什么样的“笑话”呢？一个是“长江某省”的一位督军，为给一位老乡安排“差使”而下的手谕中把“派”字写成“抓”，引起误会演出一场闹剧，好不尴尬。何以“派”错成“抓”呢？我们不揣冒昧，不妨试猜一，督军可能经常抓人，提笔便“抓”了；试猜二，督军可能手谕多有“抓”字，习惯成自然；试猜三，该督军也许压根儿就“派”、“抓”不分或从来就把“抓”读成“派”了也未可知……这是个什么笑话呀？分明是揭丑。

第二个“笑话”是讲东北“某老将军”在日本总领馆宴毕告辞时，错把骂人的日语“八格牙鲁”当成谢谢的“阿力阿豆”，滑天下之大稽，留下永久的笑柄。其实，这位老将军本无必要东施效颦学什么洋文，心欲附庸风雅，嘴却南辕北辙，哪里会不出洋相啊。

两位级别颇高的大官，出现此类低级错讹，“幼稚糊涂”，“连粗浅的常识都没有”，奇怪吗？不怪也。这可能是中国的特色，古有刘邦，虽流氓出身，不是也由一个亭长而登上皇帝宝座吗？他也

能出台什么“约法三章”、“抑商重农”、“轻徭薄赋”之类的政策，还传世百余年。不懂装懂，谁的嘴大谁就是金口玉牙，不是人服从真理，而是权力制造真理；不是按自然规律行事，而是长官意志“指挥”自然规律……这类蠢事还少吗？“文革”前，东北地区曾流传过一个笑话，某官员在大会上作报告，讲道：“我们要苦干、实干加二十三（巧）干。”可能是秘书把“巧”字写得分了家吧，我们的官员便读成了二十三千。可笑复可悲也。“文革”中，某首长上台对万人大会讲话，翻开秘书写的讲话稿照本宣科，见字便读：“××地区——革委会——稿纸——”会场一片大哗，秘书几乎晕倒，亦可笑复可悲也。

假如出版一部《官员笑话集锦》，我想，其字数可能不会少，诸如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号召全市干部学他的专著，某市政府建大楼要找风水先生看朝向，某市领导班子齐出动宴请皇马球队而人家拒吃……真是小巫见大巫，某督军和某老将军的彼时之“笑话”，还真让人笑不出来。

七十年前，杜重远先生慨叹这样的官员，“怎样能让他们来担当救国大计”。今天，企望上述那类官员带领民众奔小康岂不是水中捞月，画饼充饥？

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在于选题，在于题旨。我们常引用鲁迅先生那句“选材要严”，严到何处？我想对于杂文而言，就该严到自己的选材与所抨击、批判的事物是否符合历史潮流，其题旨是否与社会发展规律相吻合。《两个笑话》的字数不多，内容也不复杂，开篇即说“拿平时见闻所得，讲几个笑话，替读者们劳作之余，解解闷儿罢”。平实质朴，无故作惊奇之状，亦无张扬煽情之举，既是说两个故事，也无任何描写刻画，更无招徕读者之色彩和噱头。然而，当我们听完两个笑不出来的“笑话”后，会作何感？苦涩、

悲哀、无奈、耻辱、震惊、醒悟一齐袭上心头。呀，原来我们的命运竟掌握在如此荒唐无知者手中，你不会吓出一身冷汗吗？看看我们身边的各色人等，就会大开眼界。娱乐圈：假唱、耍贫嘴出洋相，乌烟瘴气占据荧屏与舞台；学术界：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竟然胡说八道“腐败对改革有益”；教育界：剽窃论文的博导已不鲜见；体育界：黑哨、赌球此起彼伏，靠封建迷信和什么药来支撑的训练队，竟被称为“x家军”，到处作报告传经送宝，末了不过是昙花一现。在某些领域，正是这些“名人”，在扮演着领军的角色，岂不触目惊心！

杜重远的杂文一般都不动声色，如同马三立的单口相声，以选題和題旨取胜，且举重若轻。《两个笑话》开头即含蓄而平淡，文中“长江某省”和“东北某老将军”虽未指名道姓，但与那种一针见血、入木三分的痛快淋漓风格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简洁明快、绵里藏针的特色贯穿其杂文创作。

2005年12月29日

作者简介：杜重远（1897—1943）辽宁省开源人。1934年创办《新生》周刊，1939年赴新疆，任新疆学院院长，因发表杂文《闲话皇帝》而被军阀盛世才杀害，享年四十六岁。著有《狱中杂感》等，是一位产量不高但影响不小的现代杂文作家。

蜂 刺

令狐畏

今日无话可说。

【原载 1946 年 6 月 24 日《南京人报》】